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一

正月二十六日復喬鶴儕都轉

同治元年

正月三十日復李黼堂護撫

同治元年

二月二日復曾沅浦方伯

同治元年

復姚石樵孫雪筠

二月八日復李黼堂護撫

同治元年

復黃昌歧鎮軍

二月十三日致史士良年丈

同治元年

復王敬亭孝廉

復鮑春霆軍門

復吳曉帆方伯

復曾事恆十二丈

復黃昌歧鎮軍

三月某日復沈幼丹中丞

復李輔堂方伯

三月十五日上曾相

三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復曾沅浦方伯

三月二十五日上曾相

復吳仲僊漕帥

四月二日上曾相

四月三日復喬鶴儕都轉

同治元年

同治元年

同治元年

同治元年

同治元年

同治元年

四月十三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四月二十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五月二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復會沅浦方伯

五月七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五月十一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五月二十二上會相

同治元年

六月三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復會沅浦方伯

六月九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六月十四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六月二十五日上會相

同治元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一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一

桐城吳汝綸編輯

正月二十六日復喬鶴儕都轉

同治元年

燕九日接奉去臘二十七日手教愛注股肱肝鬲畢露冲懷古誼欽佩曷任敬審籌舄駢蕃經猷宏暢處盤錯紛紜之會庶務就理獨力撐持並蒙裁示方略洞中綏要至以爲幸揆帥每言執事精心果力詘於鹽官雖在遠無所稟承條緒巋然不負所託願益擴其忠慮共濟時艱鴻章才識疏庸從戎十年毫無增益乃帥意以江東殘局俾司巡察迭荷 廷旨逼趣就道輒集陸軍新舊各營及淮揚水師二百艘約於二月杪成行自度不堪重任惟約束所部先據形勝與諸帥和衷商辦求吾丈時時翊助匡所不逮感盼感盼邇上官紳去冬屢來乞師謂此間有兵能分卽雇定輪船與餉並至帥先允令沅浦方伯同鴻章前往沅不果行而敵軍行有日矣

迄未聞借用何船解濟何數天長六合既復春間無巢各軍計當大舉擬
請黃鎮軍帶水師下駛鴻章卽率陸師循北岸逶迤前進惟含山全椒以
北一片荒涼勇夫萬人之糧轉運采辦俱難設措若由裏下河購米四千
石浮江由六合後河運至全滁一帶探迎接濟或不致悞帥諭鴻章商懇
執事妥籌委辦無論何款均可提用並求酌解子藥以應緩急若天六未
能堅守繞道更遠陸行更難未審高明有何區畫敢祈一一飛示眉生諒
已脫卸南北臺餉事尙可敷衍否仲宣漕帥與鴻章金石至交淮海之間
得此領袖吾丈可相與有成宍中不及另致乞以鴻章進止詳告之並訂
後會爲幸都公忠愛樸厚素顧大局如晤時先代致悃江北諸老皆賢人
君子竊有執鞭之慕來指各條俟抵揚鎮當一一會籌之

正月三十日復李輔堂護撫

十七日辰刻奉十一日手示二十一日奉十六日手示知初五賀箋已達

二十六日奉二十日手示謹悉一日來移營恹惚久稽裁答爲歉就審
助猷益懋籌祉勝常至爲佩仰前閱條陳揆帥各事精心碩畫切中肯要
又批飭王新齋籌備守撫議論正大新政所樹當有月異歲不同之効矣
幼丹中丞與心泉書云初八日啓程計爾時當奉 恩旨若迎養挈眷未
審果遷延時日否使相深重閣下與幼兄才略必能和衷濟美幼公到江
弟必遠去冗次不及陳書望轉告幼兄軍事調度方略稟承帥意至用人
行政制軍亦不遙制往歲特薦幼公兩次脩書奉迓始不允行繼允入幕
忽又爽約帥恐幼兄別有意見且次公近與帥府書問皆絕幸勿以公事
過節致蹈因人脩怨之嫌弟知幼公最深坦直君子又爲使相所密薦共
事必無他慮此中輕重得宜之處諒閣下能左右調和之也因有遠行敢
布心腹爲大局私誼起見伏希秘存省中遞署各事極爲公允衢防餉需
帥與江省自不能不兼籌接濟而閩帥以有此咨札概推不管老猾豈可

與共處者左帥前疏正合 中旨令使相查劾薦賢以代儻張石翁量移
此席於江浙皆有裨助不獨閩人之福也養翁來皖盤遊旬日略悉近狀
前求撥軍火各件能否應手屢讀蓋籌悚感無似鴻章從軍已倦髀肉久
生迺奉 廷旨催促六七次帥已疏報二月杪準行有不能中止之勢本
擬陸軍附搭輪船水師沿江直下而吳方伯以 諭旨飭駐鎮江一味諉
延船未代訂祇能循北岸前進天長六合浦口江浦均於去臘正初先後
爲李世忠誘降收復曾九帥二月間抵皖卽催其進剿巢含弟所帶陸師
六千人當卽乘勢並進惟江北徧地瘡痍人煙寥落辦米辦夫餉運維艱
不免多費神耳承愛以撫夷一節借重居州 朝廷似有此意鄙人亦必
極力辭謝然卽軍務餉項已無從措手命宮磨竭公與幼丹真若神仙中
人且羨且妒弟於二十四日移駐城北營內日與哨弁武夫摩挲訓戒四
方竿牘未暇多脩帷幕春寒風雨無聊率此布臆

二月二日復曾沅浦方伯

江干送別嗣聞極品勇號並陳臬三江之喜知明公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不敢以尋常賀詞進而闕於通問歎戀在懷比審前遊遄發卽日惠臨引跋將星軍民感盼東吳請兵之使數至師門始以麾下得勝之師允之嗣因內舉避親復以不才應 詔鴻章庸陋豈知軍國大計近年陰伏幕中徒黨星散立時募練其何能軍幸迭次 寄諭催令吾文同赴下游當代賢豪投契之深無如麾下師資得借懦夫氣增乃竊聞侍坐之言似我公無意東行鴻章欲固請之未知有當於高深否耶師令鴻章添募淮勇故調程學啓兩營精悍而有紀律爲皖人之倡意甚宏遠程將感我公生成厚德並無二心惟敝部除張遇春一營外均係新勇戰守難恃遠征異地若無精兵宿將立有覆敗之虞公愛我者當必有以成就之程將隨行鴻章應善爲拊循務以見惠爲幸俟貴軍進巢含時卽借餘光間道以去

復姚石樵孫雪筠

所請大批子藥貴局允解一半計已啓程省中艱窘情形固所素悉非緊急要需何敢作此無厭之求儻能於二月杪全行解到或尙不誤至節相前批有敝軍下駛後糧餉子藥仍由江皖兩臺接濟之說江路中梗轉運固難且既嫁之女豈能常向母家討生活若通融緩急有無可暫而不可久鴻章不敢據爲定例也旬日以來又奉八九次 寄諭催促啓程帥奏二月底成行 朝命尙嫌遲緩不知新募新調各軍訓練融洽非咄嗟可辦輪船又不能附載餉需又不能湊集必須滬餉解到沅翁進圍巢縣乃可率陸軍循北岸而達揚州以進駐鎮江恐二月杪尙走不動到鎮須入夏矣此行險阻艱危當備嘗之成否利鈍所弗計也亟盼家慈到皖謀一日之聚未聞阻泊何處望雲焦系上海並無被陷之說守鎮之馮子材移滬防堵又有洋人幫助或可暫保幼丹中丞當入江境閩撫放徐樹人勝

帥援穎州午帥似將去位臨別依依不盡所懷

二月八日復李輔堂護撫

手教承以東行軍火飭局尅期全數籌解爲惠非淺感佩逾恒舍弟等待
慈輿阻風頓河何時過省江湖遠隔總冀得一聚晤乃忍絕裾連日又數
奉 寄諭催行謂南北岸諸務亟待經畫舟行旬日可達鎮江 中朝側
席求賢令人感激零涕惟不知萬衆借征豈能揮翅飛去况軍無見糧寸
步難動耶開正以來僅解到餉餉五萬江餉二萬東局去冬提用一空加
以沅浦俊臣兩廉訪新募萬人之餉厚庵凱章坐索欠項難再分解皖營
鄂饒則久不報解隋觀察處一貧如洗前敵四萬人正虞饑乏焉有餘力
壯我行色必有十餘萬巨款發一半月口食軍士不以遠役爲苦鴻章方
敢用衆故不得不專盼上海解濟而彼間屢偪寇警商貨頓滯當事又搖
搖欲動輒無意迎餽我師帥已兩次具奏鴻章二月杪成行其遲延之咎

固難獨任矣軍火如尙未開行求公嚴催爲幸筱兄與南康王互調之說各用所長且爲執事與幼翁參佐之益似甚相宜但非鴻章所當擬議來諭業送呈帥閱容俟復命贛局餉事代者能率由舊章又從上游督責之計可無誤是在執事與帥府核定希公卽日抵皖其前隊已進援潁州昨因參劾翁仲一疏 聖明讀及午帥 京察褒叙兩揆帥與駱公罷斥廉侍郎瑞中丞 朝廷賞罰如此公允迭次 諛旨如此嚴正以根本論當是平賊機關我等宜共勉之尊意有何見教無惜繞朝之贈臨紙悵望不宣

復黃昌歧鎮軍

釣魚臺以上河水淺涸師船斷難深入劉南雲等陸師果紮望城岡司家巷水師祇能在釣魚臺清溪河口一帶遙作聲援若再上駛逼近東南城根堤高水淺師船必至吃虧尊意商令蔡鎮軍飛划與新左營合紮釣魚

臺極爲穩妥弟迭奉 諭旨催促東行楚省募勇尙無來皖確信上海允濟之餉亦未解到然 旨甚嚴切急不可待二月杪沅翁到皖一商卽同開差過巢界停駐數日便由含山全椒北行爾時麾下亦當率水師出江乘風下駛與弟相會於瓜洲京口之間楊宏勝一營暫留皖江俟拔營時再令前來

二月十三日致史士良年丈

頃節相送閱左中丞二月初七日來書末云史觀察辦玉山轉運甚爲相宜未知肯作金衢嚴道否如作金衢嚴道則更妙但亦不敢強耳乞屬少荃以其私問之等語馬金賊巢破後開化全境肅清左軍分兩路進剿遂安衢防賊勢少鬆江衢各城米糧子藥尙可支持似尙無慮吾丈奉到轉運公牘或迅赴左帥大營面商一切如兼握道篆呼應更靈其駐紮何處爲宜亦可稟商季帥定奪

復王敬亭孝廉

振軒到營接初五日手書藉悉春試未就輻然有從軍之思天殆以閣下
佐吾軍中興乎鄙人此行兢兢以臥薪嘗膽自矢不敢苟慕榮利少耽逸
樂同志二三君子皆與反復申明我兄若載筆來遊固所至願然遂謂蓮
花幕勝於苜蓿盤未敢必也箋奏一席虛待高賢無應聘者閣下攘臂而
前可謂勇往臨江欽遲實勞我心月杪卽率陸師由巢含指江浦六合以
進騶從宜帶健夫二三名以資昇衛至秋間北上之議相時勢爲之未可
預定

復鮑春霆軍門

陳易兩營官打仗俱好來示云云恐難駕馭卽可不必請調矣覃連陞宋
友勝楊鼎勳三員蒙准飭隨往感激之至可否暫派爲先鋒官俟抵下游
如開募新營或他營有須整飭調換之處再行酌量位置未知尊意以爲

安否該員等亦願如此否敬求示及屢奉 廷旨盼貴軍速克青陽早進甯國祈盡心籌畫穩紮穩打立奏膚功以副 朝廷眷遇之厚兄未諳軍事此行責任重大新營多而老營少殊深懼歎惟有嚴守鎮江以待貴軍耳

復吳曉帆方伯

奉正月二十七日來示敬密石畫精詳籌濟敵軍饗需以踐宿諾感跂良殷月前錢荅甫農部屬幕韓大令回滬諄囑其代催接濟俾利師行是否已委解在途弟自去臘中旬接奉 寄諭飭帶陸師六七千與淮揚水師四千餘人下駛防剿卽稟商使相調撥湘勇二千添募淮勇數營燈節後陸續來皖親督訓練 廷旨疊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無如水陸各軍絲毫無可指之餉行裝難措舉步維艱如蒙尊處分惠十餘萬金發給弁勇一兩月行糧庶可早抵下游共維全局勝副將楚勇洋人未肯

裝載敵軍自勿庸做辦六合江浦俱復南路僅隔巢含兩城侯曾沅翁進
攻弟卽率陸師繞道前進黃嶺軍率水師由江路下衝惟陸路阻遠千里
蕭條糧道易絕務祈俯敦舟誼派員購米由浦六一帶探迎以資困乏一
面申報制軍不必專候公文調撥弟既奉 命統師來蘇凡有緩急實與
諸君子痛癢相關滬中近日情形固非昔比執事爲難之處非不深知但
勞師襲遠呼籲無門不得不重煩大力之匡助也滕將千人蹙隨東下馮
軍門果往滬否弢甫兄何時回皖均以爲念

復曾事恒十二丈

惠示敬承一一大通船釐自係萬不得已之法師與元公當有裁成敵部

現集湘勇二千百親林兵半新勇一者千五百淮勇三千五百千勇元老勇九五

上海解到餉銀八萬師門催飭啓行元公二十四日先行姪須略

遲幾日元軍圍巢敵部進紮東關後再審所向與公相見何時能無悵念

徽浙各軍如常倚裝忽忽不盡欲言

復黃歧昌鎮軍

內江右營四哨彭帥前日見過弟已代爲懇商業蒙准行尊牘到後必奉批允望卽行知糧臺照辦爲荷敵處現有無爲州外委孫善成帶礮划五隻投効弟察看該弁勇均尙精壯船礮皆好在外江隨剿有年已收入行營聊備驅使將來淮揚師船下駛卽令隨同雄廳前赴鎮江上海解餉八萬到皖可供水陸萬人月餘之饒此外更無奢望弟擬率陸軍五千餘於三月初二日啓行由廬江無爲交界直趨東關俟到彼處小駐數日再請枉駕惠臨面商一切

三月某日復沈幼丹中丞

去冬 明詔下賁覬謀一面之緣迺使節北來征人東去屢屬補公轉致鄙誠惠教先施伏讀增感聞新政嚴明正已率屬足副中外之望讀謝

恩措片辭意慷慨欽仰曷任竊謂明公亟宜求賢以飭吏治練兵以固根本饒事吏事有輔公與彼兄相助爲理必蒸蒸日上爲東南數省之冠鴻章閭弱無似謬膺 朝命統軍赴蘇新集之衆其何能濟來示勸勿亟亟厚愛深識銘佩曷已本擬由陸路與沅浦方伯合攻巢含以期穩練 廷旨旣迫滬上官紳合謀雇定輪舟劫我以行凡辦大事要順人心成否利鈍何敢計較滬爲中外雜處之區通省兵餉吏事之樞紐應先從彼處布置稍有端緒再出京口據形勢接應上游爲進兵張本未審高明以爲當否卽日潛師暗度望前計可抵滬華夷混壹局勢已成我輩豈能強分界畫西省近有打毀傳教公館之事雖出自士民私憤蒙以爲非遠計也次青血性用事始不就胡文忠之招而往糜爛不可救之浙繼不過帥營請罪而書問絕不一通此其大錯昨帥府行知劾疏怒不可忍此公何以立於人世侍談及此頗以爲悔然亦難于補救矣執事疊上使相書開誠布

公大臣之度用人行政使隨時會商當無罅柄附致黼翁函乞封交不敢
暨上司大柬亦不肯用職道謙稱惟亮察不具

復李黼堂方伯

手諭誨愛諄切感佩無量鴻章素性激直從事師友賢豪間皆深知其趨
而曲諒之自茲以往不欲蹈習官樣又未便率性而行希庵以從容二字
節相以深沈二字幼公與執事又以勿急相戒當奉爲枕中祕往歲胡文
忠期爲淮揚之行先贈以惜懂訣若參用之或有一當請更質之先駐鎮
江島事卽不著手茲爲江左官紳玆往上海節相與鴻章深籌遠畫吏事
餉事根源在彼且數萬罷軍終須勾當竟不得親同隔膜儘此孤苦之身
縱其所之惟夙夜兢兢持其志無暴其氣仰副厚望耳各營官尙有可用
之材但無統將楚中諸老雖相愛之甚竟難以偏裨畀我源圃方伯終不
欲東俊臣廉訪以母老辭獨立無助能不愧懼如江右三台濟美極爲盛

會能不羨慕吳中吏治做壞已極姦貪巧猾之徒布滿南北兩岸何能零
起爐竈自以節取而懲勸之爲是陸行業已訂期復不得已舍陸登舟用
夷變夏昨見番酋亦頗恭順恐有萬變圖在後與之爲無町畦而求自強
之術耳

三月十五日上曾相

十一日肅緘奉報後卽相地紮營在滬城西南三里許當淞江來路十二
日鴻章登岸入親兵營各官來謁竟日煩擾十三日進城謁覲堂中丞已
接准都帥咨到二月二十三日 寄諭有令鴻章署巡撫之說是以濟濟
趨附鴻章以未奉明文堅辭軍務地方未便越俎然真僞主客之間頗多
難處惟有靜以俟之所有籌商事宜條列於后

一最難者洋務吳道與楊道坊暨會防局官紳外交之術過趨卑諂薛公
尙持大體於體制末節輒與洋人齟齬彼族甚不就附相形之下意見殊

多而會剿腹地之說薛亦不謂爲然吳道則謂洋兵遠過中華陰謀約其會剿而力助之供億甚富交固而附者尤多薛公似不願留辦儻中旨竟以屬之鴻章措置斷難曲當須推吾師主持其事現前與廷臣均宜門一滬中釐稅月僅二十餘萬淞滬各防中外兵旣難驟裁加以鴻章所帶水陸萬人實不敷用鎮江又不可不略爲分濟吳仲宣擠之甚急午帥奏咨函札喧嚷如雷湖北江西又要分稅將來鴻章接手祇有據實臚陳收支大數求師處便中聲叙以靖浮言

一曾乘忠之水師多與賊通急遣之則船礮與勇併歸於賊陸勇數萬聞多空名洋烟尤甚裁勇而無人填紮則必棄地夷謗民怨其何可當洋船願接皖軍蓋欲挾之以進剿浦東之南奉浦西之嘉青若久住而無進戰之期必爲洋人所輕然孤軍豈能深入守師訓不動不變俟料理數月稍有頭緒再出江耳但內政壞亂之極豈數月所能了既有地方之責似未

能置此間餉事吏事於不顧吳道於籌餉一事與洋商洋行合爲一氣通融緩急他人所弗及其用人則是王雪軒宗派滬吏什有七八係浙人勾結把持直是無從下手該道尙知敬事長官鴻章但以廉正自持使知觀感淘汰澄清恐須二三年後至兵事無統領無將官似須去其太甚留其少好者亦須漸漸清理惟紳民望救洋人性急皆無可解說滬事如稍可脫卸便往鎮江爲久守自強之計

一鴻章在此獨立無助惟恃此水陸萬人相依爲命訓練將士不使少染陋習積誠以感外間軍吏如感化不動再加攻伐之劑黃昌歧果否前來鴻章當同往松江一行徐察淞軍之能將者令領其陸軍至吏事則無人能幫吳道屢商請准卸一篆而求卸海關之意尤切和鴻章竊思蘇布政專管南岸州縣僅存三數縣耳鴻章尙可提調鈐制之惟關道與洋人交涉吳挾以自固莫如因其所請另簡賢員識大體者署授久習洋情與

餉數精微則吳亦不得深恃其柄當世所識英豪於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爲最將來可否 奏署此缺令吳專署藩司管糧臺俟筠仙到滬鴻章再帶兵赴鎮則根本固而氣脈較通師意如以爲然奉 旨後卽附奏更請吾師手函敦促筠公速來救我

一 淮勇二幫日內當到會防局紳業與洋人議明留後幫船以載熊垣二營該營到皖求卽札知以便飭局放船來接

一 波甫所購輪船爲人所愚長江不能通行暫留黃浦已與吳方伯商換其自家所購輪船交與華爾駕用者少遲卽駛往皖淮揚糧臺所存軍火各件求飭裝運回滬濟用此間軍火無專局偶有製造僅以萬計雖購確阻遠亦可見當事不知兵不備豫之一端良可浩嘆江西按月所撥淮揚水師軍火前已留咨函託舖堂籌濟其有不足更求安慶協撥三數月滬局少定或當籌解大營軍餉若干匪以云報義也分也

一鴻章到滬脩營濬濠兵勇無吸烟擾掠僉謂大帥軍容爲蘇省用兵以來所未見鴻章惟照此做去穠紮穩打擬翻刻營制營規徧給滬軍翻刻勸戒淺語徧給屬吏翻刻愛民詞解散詞徧貼各城鄉以曉諭軍民與賊中之百姓此卽是不才新政能爲佛門傳徒習教之人附驥尾以成名則幸甚矣

一林桂相及署嘉湖道劉齊昂等在滬逗遛頗滋物議薛公於十三日將其從賊情形密奏請交師門訊辦林劉皆至敵營探問鴻章好言勸慰促其赴皖薛公與何王實不相能心術似尙平正其怨尊處尙輕仇紳士而銜吳道實甚前車之鑒可畏張甫將趁輪船回皖於滬事頗得綱要小有出入尙無大劣跡此等人清談甚高未可出手辦事

一松江之洙涇賊忽退去西路各處踞賊皆入嘉定青浦各城諜者謂洪逆令李秀成之母赴蘇勸忠逆救援江北忠賊尙猶豫未決吳方伯送來

洋兵攻賊營所獲新陽秀才上忠逆一書頗得賊與西人交接之情其畏
懾威棧形諸意言之表附以奉呈冗忙不及繕家書求將此信封付六弟
昭慶一閱

三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十五夜肅上一緘計呈鈞督昌歧竹莊於次早抵營詢悉一切今早張遇
春到滬奉十七日手諭敬審公私順吉爲慰所應稟陳事宜條列如左
一鴻章到滬以來官場軍營各懷悚惕以向日習氣太壞驟見我軍整肅
將領樸素幾有薰蕕之異鴻章日接見員弁婉言勸導不欲遽示威嚴俟
各營到齊奉 旨接任後再徐爲清理惟英國兵頭提督屢著人入營探
望謂營規尙好迭請吳方伯與會防局顧子山等要請敵軍與之會剿以
鈞意不准兵勇未齊謝之聞頗不悅然吳顧諸君切實開導鴻章持以忍
默靜鎮當不至遽有罅隙洋兵於十九日進剿浦東南匯所屬之周浦鎮

當卽克復其隊伍既整炸礮又準攻營最爲利器賊甚膽寒但與官軍同剿洋兵每任意欺陵逕自調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將來接任後此事必須斟酌潘季玉從京回盛稱恭邸文百川之意以會剿腹地爲是獨吾師不謂然鄙見分剿尙可會剿有許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將若之何敬求訓示主裁

一江陰以下海口水性雖急風平時儘可行走惟昌歧等白晝過九洲兩岸礮密江面甚狹殊以爲苦已商懇吳方伯撥銀二萬兩交昌歧帶回作弁勇路費馬陳兩營前屬魏蔭遲爲留一月口糧如有不足再由鴻章設法接濟不敢仰累蓋籌接此二營之洋船謹候酌示卽飭局照辦昌歧於十九日同王道大經前赴松江一帶察看水道探聽曾部情形俟回營請其附輪舟速回安慶渠與鴻章似宜合而不分能帶全軍至淞滬將此間防務整理就緒卽留昌歧駐淞鴻章酌帶水師數營出江布置似較穩

妥如蒙許可求師遇便奏明

一竹莊在沙洲非一時可以勘驗明確欲先回皖鴻章資其路費並札派常州守薛書堂前赴鎮江查訪馮軍門兵勇滋事一案之便回舟壽興常陰各沙踏看籌度一一稟覆渠係地方官呼應較靈人亦正派靜細竹莊允再來滬爲鴻章整飭營務楚軍老手機警圓和當可操縱得宜求師裁定示諭其團防營千五百人准帶來否

一波甫所買吧吡一船行走較遲又無洋人旗號擬留下游專備黃浦松江鎮江往來運解之用吳曉帆又以尊處需船散營軍火各件堆積皖城及以後接濟弁勇來往必須輪舟仍購定威林密一船卽配齊上駛價雖少昂幸可遲補諺云債多不愁吳方伯經手事件如此類者甚多總是不得了來信附呈仍乞鈞示

一蘇浙兩省鉅紳匯集於此求館席照拂者踵至如朱久香周縵雲前輩

俞蔭甫太史樾皆與吾師有舊縵雲欲往皖而候明示久翁爲言紹興義勇包立身與賊抗敵黨附頗衆求師門寄札諒獎勵並請咨明季公就近通聲援圍湖之賊於本月十二三日紛紛西去荻港舊縣添賊或卽此股事丈各營可支否趙守炳麟請華爾所部帶外國兵船松防水師深入援湖以通接濟但費鉅未必得成且中隔橋卡過多亦非穩著

一史翼久昨由粵東到此言通省釐金月可三十萬雖有欽使亦須奏派該省鉅紳襄助民氣過悍本省督撫尙不能設釐卡須以紳士開導云云人無足取此言似非無見者九翁四月間赴閩辦軍務

復曾沅浦方伯

鴻章目一旅弱軍處此內外強敵交訐之間東南望救迫切之際浦東各鎮踞賊與附近嘉青各卡雖稍卻退而水陸未齊營壘未定英法兵目調集數千四出雕剿時時要請會攻情理所不能喻薛公疲卒五萬難遽整

飭滬道吳曉帆與會防局官紳陰主中外合剿之議所以媚洋人者無微不至餉源現已短絀糜費仍無節制良可危慮前密商師門請籌幫手茲屬調黃君鶴汀鴻章徧訪僚屬公論皆謂此君於籌餉睦鄰能見其大而條理備具已呈請揆帥飛檄催調並請吾丈馳書南老昆仲請其速來相助爲理如何位置之處俟到滬後察酌妥辦江浦浦口復陷和州添賊則裕溪銅城閘等處恐難速取須大蕪復巢含乘勝掃蕩再移全軍於和州以通下游之氣鴻章亟盼黃昌歧率水師下駛併力將此間勾當就緒乃能出江據金焦雄勝惟恐滬無得力統將官民未肯放行而江上諸軍饑且爲盜所求於主人者甚奢內政竟無脩明之術遑云辦賊中夜以思汗

陳交集

三月二十五日上會相

二十一日交竹莊寄上一紙計已入覽昌歧自松江回已數日無船可搭

茲始料理回皖所應稟商各事條列於後

一英兵頭繙譯昨又來敵營敦促協剿嘉定鴻章以人未到齊婉卻之渠謂已到三千勇不爲少外國攻克嘉城須我軍去守四日內卽進攻迫不可待鴻章謂我國兵機謀定後動且新軍路逕生疏須令探熟再進未敢遽允分守該繙譯拂衣而去薛公謂馭洋人之要有必可應允者卽立允之否則須斟酌回復不可輕允致後來失信頃會防局紳來言渠等已再四開導英酋尙無怨怒其不要薛中丞兵而專要我兵則出於至誠然今日調剿明日調防各營官旣難從命鴻章祇知有 廷旨帥令不能盡聽洋人調度聞英提督又要來見許其見而不與之會剿鴻章擬兩全和好之法俟接任後令會防局官紳將薛公各營挑去二三千人隨同洋兵操練駐紮專供應會剿會防差使仍由撫藩札調似可省以後許多纏繞顧子山潘季玉等僉目爲然華爾本吳曉帆私人亦歸併之鴻章所帶水陸

各軍專防一處專剿一路力求自強不與外國人攙雜可否乞核示

一薛敬塘因吳方伯屢忤密謀於鴻章謂關道須派員署理莫如黃鶴汀爲宜敬翁前署道時鶴汀署上海縣深知其人才品俱好撫馭洋人尙知大體適沅丈來書保薦鶴汀甚力云或攝上海令或護道或提調總局皆可不辱命等語鴻章訪諸同僚贊譽頗多但吸洋烟耳如蒙准調筠仙署道則令其帶鶴汀同來署上海縣兼辦總局如筠仙不可卽令鶴汀護道均求裁示鴻章已另文呈請檄調矣

九次信方中未云黃兒此同

一滬中人才多染習氣惟劉郇膏樸實愛民吳仲宣來信亦力贊之已令其隨營整頓兵勇練習防剿但吏才欠精覈可勝臬司外道之任此外如知府趙炳麟醇厚精明現護臬之松江府李銘皖常州守薛書堂敦愨廉謹皆可造就吳雲久著才名善趨風氣潘季玉自京歸聞奉旨飭查前案頗自斂悚薛公始重用之今則深惡之矣然會防諸紳與馮敬亭皆深

交擒揚惟恐不及亦可見是非殊少公道

一張革道景渠現駐定海防剿敵營無人可派前往查抄已密令吳方伯保一通守大員據稱候補知府劉咸堪以派往業經札飭會同薛公所派之謝令炳航海去矣聞其失守後狼狽不堪可否檄飭廣信府抄其原籍資財備抵

一各營到齊昌歧所帶水師如並至黃浦鴻章未便久駐滙南致失民望擬督帶進駐松江就近整頓在防水陸各軍相機進剿查江外之劉河口福山口徐六涇口君山口皆南岸可進者聞其水勢隨潮長落兩岸皆有賊營江面過寬陸師難目併進水師無可灣泊若有緩急風潮不順能進不能退非用兵之利也卽欲進兵五湖三泖於水師最宜由吳淞江入黃渡過青浦遂爲積沙淺塞尙不宜深入如由松江得勝卡循黃浦江西南進澱山湖爲儲墓鎮又進則角直鎮又進則崑山之正誼鎮皆可紮陸營

聞此路皆數十百丈之大河兩岸平坦水師可進可退可東可西南達太湖則已入江浙兩省之腹地而盪其腦此間徧地港汊每日兩潮潮來則溝洫皆盈潮退則泥淖立見有水師護之尙易立足浦東四廳縣相距皆數十里賊不甚悍若整練萬人由周浦南橋橫衝而入得一縣則前路搖動可期肅清惟浦東若盡復金山衛泆涇一帶須勁兵萬人防守庶可堵浙西一片之賊鴻章旣到滬中若不復一城飄然他往 朝野責望其何目副若論現有兵力祇能防不能剿水師全來或可相機一戰欲剿浦東則須寶山吳淞及通嘉定青浦各要路並松江一城防軍堅穩乃敢拔隊蘇賊乃不敢乘我之後敬求鈞示定奪

一趙竹生以死守湖州聞賊已退去但乏米糧趙守炳麟謀接濟之蘇浙之賊慮其併謀左鮑二公春霆再獲一二大勝克青陽而進則湖州或竟能保保湖州而水師一進太湖則全局筋脈皆動鴻章向經行常鎮運河

岸高橋多河狹礙船實難施展揆度大勢似目由泖湖澱山湖而進太湖
爲妙

一鴻章若與上游及北岸聯絡則駐鎮江爲便但馮軍門苦守數年遠近
推服併處則有未宜移調亦難妥協鴻章如竟爲全省主人彼噉噉索餉
之水陸各提鎮何目養欲給求聞江北裏下河各口皆係水師統領各設
卡局搶取商釐曰鴻章素無威望之人勢難強令畫一若不歸公亦難確
知餉數下游諸將跋扈兵勇強霸匪伊朝夕將來如必出江一行不知如
何籌辦思之憂灼

一江西士人打毀天主教一案薛敬翁謂祇要事出有因尙易解說萬不
得已或令紳民賠脩當不致遽動干戈

復吳仲僊漕帥

恭讀鈔示 寄諭并片稿謹悉一一就審督剿勤勞捷音屢奏山寶湖蕩

之役大挫捻氛尤快人意從此當不敢再犯浦上矣黃副將國瑞驍勇冠軍爲麾下得人賀署淮揚襄鎮向從弟巢縣軍中穩練可靠前帶徐州兵槍礮隊伍均極嚴整河漕各標兵素習疲輒淮揚鎮臺營規制初定請責令該署鎮以徐兵槍礮隊伍之法切實訓練必可轉弱爲強承平日久綠營弁兵大都怯弱不堪用今日疆吏之責以練兵爲急務如蘇標本柔輒經亂散失不可復治徐淮風氣剛勁因勢利導大才當有區畫無俟演陳弟出江後擬添練馬隊苦乏將領貴部下如有樸實精勁之選乞物色一二遲日見惠爲幸承教以延攬人材爲要真透宗之論吳中官場素習浮靡自王雪軒當事專用便捷圓滑貪利無恥一流禍延兩省覲然不知綱常廉節爲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絕鄙人德薄能尠大任遽降又值吳越一片淪胥之後若涉大水如經亂絲何能有濟揆帥臨別贈言諄諄以練兵學戰爲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弟到滬以來詳察深思亦惟以選

將練軍習勤耐煩爲日行常課其他則更無從著手劉松巖太守誠懇廉正爲滬才之冠但不善理財委以滬事尙恐力不能舉趙守精明醇厚可任精蠶淞江李守亦廉靜寡欲根翁月且尙不爽也四月初奉 詔後先須整飭疲軍習氣太深勢難全數裁汰逐細料簡非三數月可了英法諸酋日邀會剿滬西嘉定青浦或可漸次得手敵部五千餘人輪舟陸續附載尙未得齊黃鎮所帶水師急望下駛淞江爲曾秉忠替防新舊之交華裔雜處軍心不定撫馭爲難滬餉月僅二十餘萬分濟本處兵勇六萬人實多虧缺現與吳曉帆商酌如能月給鎮軍二三萬保此要地以待敵軍西行則於大局有裨未知果做到否馮萃亭軍門在京口苦守數年似尙可用但未親見其人尊處有所聞否大江各鎮紅單船多損壞餉又久缺縱勇爲盜商旅怨阻當如何分別撤留江防非水師不能得力黃鎮僅長龍舢板二百隻須留松防以備他日進溯湖太湖協剿蘇浙之用長江下

游似宜另立水營北遮裏下河南襲蘇常各口此鴻章與揆帥及執事之責也曾沅翁克復巢縣含山鮑軍門克復青陽上游已有起色揚州賊情奚似

四月二日上會相

二十九日吳長慶譚正武抵滬奉二十四日兩次手諭謹領一一青陽克復鮑軍能否前進忠侍兩逆日臻富強宜厚集其勢以圖之狗逆衰殘之餘北岸計可速了沅丈連克巢含應乘勢取和州梁山裕溪口目扼形勝目萬餘人遮蔽金陵浦口又得水師協助腳根可穩後路各防皆可鬆勁多公廬州捷音想亦不遠程學啓前謂狗逆必趨淮北與捻合夥讀廷寄鈔示僞書果相符合希公北行當力扼之斷其生路若令兔脫不獨皖鄂之患湖州侍黨解圍後忠逆又分衆密圍於附城十數里內外自湖至宣城一路賊巢林立蓋懼鮑之深入趙竹生死守年餘二十三日糧盡聞

城二十餘萬人環叩乞鴉片烟曰死否或開城降竹生慰以二十五日定大計必不支矣可痛也夫所欲陳者條列如左

一二十二日英緝譯官阿喳哩見過催逼進兵鴻章度必不可行正言拒絕方恐激怒遠鄰其時祇知衡情酌理不計禍福也乃英提督等不見咎責轉相親附二十六七日所往來晤商之語謹叙節畧呈覽何伯駐兵在此與薛吳諸公向不見面其待鴻章之禮貌情誼滬人謂得未曾有實吾師之德威遠懾之也豈鴻章所能感動哉洋務推吾師主持必易措置吳道與會防官紳均與麥領事阿緝譯最密不得見何伯阿喳哩年甫二十四通漢話性黠而矯不免架詞嚇詐之處何伯與鴻章談八刻之久並無會劇蘇州金陵之說吳紳捕風捉影警中外之聽殊爲可笑然洋人與逆匪仇隙已成從此必在上海附近助剿固無疑義連日由南翔進嘉定洋兵數千槍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鴻章違師訓忠

信篤敬四字與之交往密令我營將弁隨隊學其臨敵之整齊靜肅槍礮之施放準則亦得切磋觀感之益營中深識外情而又不過軟媚者難得其選容留心訪察若眼前人殺甫差勝其天分較高但未曾與洋官接見耳馮敬亭亦知洋情而膽不足又不願遠行薛公謂請尊處辦洋務必妥洋人最勞利而服正人

一上海之餉實不足以濟滬軍因鎮江太苦與曉帆商月撥二三萬尙恐做不到壞營劣勇不裁則必因饑擾民但須逐漸妥辦所帶各營來此督令操練牆壕隊伍營官皆有躍躍欲試之意程學啓欲與洋人合打他皆不願程云賊中聞洋人炸礮卽膽落故所向無敵俟熊垣兩營到齊或進松江或攻浦東廳縣再察辦

一吳公闢道一席目下既不可換惟以一人兼兩篆糧臺雖有肆應之才精神實照管不到其弊漏甚多護臬李守銘皖安詳樸實但情形太生未

能相幫黃鶴汀如來或令總理捐局又聞與吳公有隙尙須調停筠公以道員署臬極妥且可就此練習俟到皖時請師門將鄙意轉致面商劉守卹膏篤誠可愛擬委令總理營務渠於薛公各營皆熟到處民情愛戴經理一番將來鴻章出江可託其照應一路

一會防局所派輪船尙有三隻赴皖除裝載林字營八百人並糧臺軍裝外陳飛熊一營整齊可否卽飭附船先來垣營到後求師察看可用再示知或令弢甫所購之威林密船載回似亦省便天氣漸暝慶字營勇竟熱死一人艙中氣悶遲至月底更難多裝望飭六弟昭慶與各營官妥酌火藥蒙允協濟當隨時派船來運此間擬於松江通州設兩局惟辦確實難夫價太貴三四月後方就緒

一鴻章到滬各處求營制營規愛民詞勸誠淺語甚多行篋所攜不能徧給劉守毅然翻刻如閩撫徐樹人先生每樣要數十本所屬軍吏無論已

停刻不能停散則可然有求者不得不應徐公由滬航海赴閩諄屬轉致師門與左公以後求教訓聯絡徐公有端人正士氣象可敬之至來示以選將練兵籌餉爲政事點名看操查牆爲工夫敢不凜遵

一此間皆浙鹽引地自浦東鹽場陷失徧地皆食岱山私鹽岱山在定海鎮海界內其鹽係將湖水曬成不須煎熬成本極輕販運到滬每石抽釐七百文然僅賣十文一舫鴻章與吳方伯商議設局收買俟威林密輪船同時或令裝運數千石赴皖獲利甚厚除船夫運腳皖局釐金外每石可得餉數兩但官運官銷難得妥員已令吳公籌議章程乞師門商詢篋軒是否卽在安慶收售其利充餉皖滬均分庶兩處皆有便益鴻章在滬試行岱鹽到鎮揚再與喬丈商籌運行淮鹽求核示竊料淮鹽有課有沿江釐成本恐不如岱鹽之輕

一外國新聞紙商行用清字摹刻者大都買賣場中之事無甚關係其英

字新聞在洋官處多要語昨令會防局請人繙譯三分按旬呈送一京師總理衙門一尊處一敝處茲先寄上二紙

一吳仲宣來信清江捻匪已擊退喬鶴翁來信揚州甚緊併日附呈沅丈及時進剿或能遙掣揚賊之勢而鎮江後路更臻穩固

一單開各條均飭照辦薛孫銀兩已轉交所買各件另單呈上信箋無好者畧購奉寄

四月三日復喬鶴儕都轉

鴻章甫到此間留心采訪於用人行政大畧正苦無從下手來函切實指教洞中肯綮摯愛深識欽佩曷任滙饒近益支絀罷軍五萬餘虛額既多洋煙尤盛必須逐漸裁革曾乘忠馮日坤所部廣勇不盡去之則害無已時然其去家遠而洋場又爲連逃藪將若之何鎮軍苦守必須分濟日來與曉帆熟籌如能月解二萬亦妙裏下河捐款尙能設法補苴否揆帥允

俟粵東釐金抽出或分潤若干果爾亦須秋後急何能待曉帆情形極熟一時難得替手其挪借虧欠之數太多亦無人敢爲承擔終係不了之局洋人協剿上海附近百里以內連克周浦南翔及嘉定縣已明與賊匪爲仇鴻章會商英國提督何伯士迪佛立等此後當共爭而共守之至蘇州金陵則須由中國剿辦洋情似尙順手惟洋兵數千供億不貲殊無支久之策劉松巖太守前委辦隨營支應沉厚勇敢的未易才薛公尙無著落鴻章須奉到 明發諭旨乃可接辦現駐營滬南敵部陸軍陸續踵至淮揚水師二百艘未卜能衝過九洑洲否黃鎮擬爲督軍門替人必當先赴松江俟整頓就緒再分水師數營由鴻章帶出江外也茲派錢調甫農部鼎銘赴仙女廟採辦軍米守備苗順清迎探舍弟所帶親兵一營並各營戰馬乞照拂爲幸謹璧大柬萬勿再施

四月十三日上曾相

十一日肅緘交收甫寄上連日感冒風溼寒咳大作不能出門一步聞各營弁勇驟受海風潮溼病疫頗衆殊以爲苦海濱卑洳殆非人所居洋人進攻青浦縣城於十二日未刻克復英提督何伯扶病往督其軍迭遣人固要鴻章謂青浦克後洋兵順道由洙涇攻金山衛城以斷浦東各賊歸路必須安慶精兵先期派二三千隊伍前往預備替守洋人不紮營我軍必要節節進紮洋人喜分兵我軍不能零星分割洋人言無二價急不可待我軍則須徐圖進剿當設法令吳方伯顧子山等回覆云外國兵如將浦東肅清我等自應派兵守金山衛何必安慶兵且安慶兵並不精也前日面商亦無專要安慶兵之說何伯回信云所以必要李某兵看他願與我會辦否今既不派是不與我和合青浦克後我便罷兵可耳顧子山慌張之甚惟恐決裂諄求鴻章派撥萬不得已允俟二十日外先派三四千人過浦紮營於南匯奉賢交界之周浦鎮深溝高壘以待洋兵得手斟酌

移防洋酋定期十五日派兵則斷不能迭奉 寄諭令鴻章籠絡存問洋人若概不答應又開罅隙但須穩慎布置未便以外國之法用我國之兵以中國之兵聽外國之令也鴻章接篆後薛部營規亟思整頓但皆分守要地祇可逐漸緩圖劉松巖奉 旨署蘇臬兼辦鴻章營務各事皆能幫同經理惟其手無親兵不能騎馬尙須徐徐練習渠頗以滙事自任二三月後或可替手鴻章欲俟秋初出江由揚赴鎮未知遲否敬求訓示曾秉忠昨來夸功訴冤如派員接替務求札飭該革督將所部廣東弁勇帶赴上游聽候差遣俾有希冀復用之意可弭此間無窮之患感激曷任前奉 密諭一道錄呈聞林恒同往九江或在芥舟處劉往漢陽府署可否由尊處派員密拏訊辦米踪跡未定張往揚州軍營鴻章當密速移拏黃昌歧已下駛否念念再薛中丞來晤以此間不能久駐疏辭通商一席請派吾師兼管距洋市較遠轉易說話且威望崇隆足令心折也張仲遠提

分滙稅無可應命渠託子山來言欲求鴻章 奏留辦理會防事務蓋無
路可走乃爲此請鈞意以爲可否乞裁示

四月二十日上曾相

久未得安慶信傳聞廬州克復生擒四眼狗甯國亦復湖郡解圍大局之
幸也西兵於十九日進攻奉賢之南橋鎮賊窟圍轟兩時賊遂敗潰而法
國卜提督進戰過猛中槍陣亡從此洋人與髮逆仇衅更深未始非中國
之利洋務更當順手矣程參將等率隊赴周浦營壘已就諸將和協應可
自立不敗之地惟薛中丞於未交卸之前先派李守慶琛帶行隊五千進
攻太倉鴻章不能勸阻今忠賊調杭嘉湖各路踞賊約十餘萬由崑山赴
太倉將李慶琛各營圍困並分窺青嘉各城計薛部分守青嘉者尙可自
保攻太之軍散而無紀又無援應必卽潰散如青嘉再警當收回青浦一
軍以備援剿更新諭催熊垣兩營並黃鎮軍水師飛速下駛爲幸昨因楊

坊稟請開蘇松糧道照例出奏鴻章亟需帮手冒昧將筠仙附薦臬司糧道兩缺或得其一敬懇我師切致筠公速來少緩當專緘奉迓疏稿鈔呈伏求原鑒英領事近專意打賊續雇輪舟殊難二十二日開一船當敷用也

五月二日上曾相

二十六日連奉二十二日賜書敬承訓誨懇詳拳服無已自十九日以後軍情瞬變鴻章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早作夜思未及奉報除二十一日奏片二十九日摺稿均係實在情節先後鈔呈冰案無庸贅述外謹一條列於左

一與洋人交際以吾師忠信篤敬四字爲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與纏擾時來親近非鴻章肯先親之也與彼族往還見其驕怯多疑而又性急往往反復辨論不得了當卽如此次何伯由柘林南橋撤兵回滬與鴻章

及吳道面商定約彼援嘉定我移南橋尙是一條鞭辦法乃鴻章親往周浦察度情形可以拔赴南橋填紮要隘二十八日西兵大隊已至嘉定城東二十餘里之南翔鎮見賊勢浩大忽將嘉城協守之西兵並熊副將兆周之勇千六百人硬行撤退西兵卽連夜回滬麥領事來函鈔呈鈞覽昨英國水陸兩提督法國提督均來敝營會商詢其故則謂嘉定圍困餉藥難通久恐吃虧不若退保上海云云鴻章不得已復將周浦各營調回擬督同扼紮野雞墩一帶洋人必欲幫忙聽之而已西兵之於我軍從無一毫欺陵鴻章屢與約定不許洋人有拉馬拉夫奪軍械之事渠總疑鴻章不肯與他會同辦事形諸詞色謂卽將守滬西兵撤歸本國並云外國人在此打仗陣亡受傷兵將不少所爲何事如中國不肯會辦祇得罷兵鴻章婉言慰藉可從則從斷不與之失和上海總要他保護方好然彼已與賊爲仇兵一動又不肯中止百里之內時思攻剿似當與委曲周旋但求

外敦和好內要自強以副盡念

一浦東賊氣甚衰南匯賊酋吳建瀛劉玉林方竹亭率衆萬人投降劉銘傳處二十八九日概行薙髮劉銘傳已帶隊入城安撫鴻章令潘鼎新同劉銘傳細心酌辦遣散脅衆酌留精銳交該二人分領匯城積糧甚富可資降卒口糧劉都司頗有應變之才當足制之已飭署南匯都司可否求吾師加委鄧蕪甫賢芬係南匯縣與潘劉投洽似爲相宜方竹亭頃來敝營一見尙無跋扈形狀潘劉兩營仍駐周浦離上海十里專辦此事餘均回滬合力防剿忠賊自帶五王之衆約二十餘萬上海或可保青浦松江恐站不住然鴻章實無力兼顧矣

一奉諭鴻章宜住行營學習戰事此是本願前所以未赴周浦者因太倉全軍覆沒西兵遠征滬上人心搖動鴻章既爲地方之主坐鎮浮囂若一遠離跡涉趨避且使東征西剿而上海有失何面目見人也鴻章在此日

日窘苦未知達官絲毫樂境蘇撫日行公事林文忠曾言視他處巡撫獨多今蹂躪若此尙日高三四尺鴻章自接任後未及檢閱已成海矣人人皆勸請幕友鄙性向看不起老幕現隨營諸友惟凌筱南同年煥尙可幫忙餘皆不了了批札奏牘仍須自起草有萬不可壓攔者有萬不可不傳見暢談者有萬不可不躬親料理者五官并用一刻不閒近兩旬來實覺委頓恐終負吾師栽培耳新聞紙捏造謠言虛名不祥徒滋悚咎

一劉松巖質樸謹厚不獨不能打仗卽節度諸將亦難合宜去年上海縣今年卽作統帥熟人熟地其誰服之況才亦短絀鴻章若不管滬事委之松巖是實害松巖並棄地也亟欲赴鎮而無替手仍求吾師長顧深慮滬不妥則鎮不得往此非鴻章所能自爲政也

一薛部祇姜德尙能守營而短數驥擾餘則或可挑出二三營人耳太倉潰出之勇曾令希庵春霆所薦營官加意挑汰無肯打營操練者已全數

遣散積習如此可歎可恨俟風波少定仍須專選將弁赴皖北湖南另開
新營爲妥惟盼江路大通若洋船接載費用太鉅上海道之窮幾與安慶
糧臺相埒

一形翁尙未到滬俟至日卽與熟商奉覆筱兄至江省後是否來皖請訓
再由韶關入粵似亦不落彤丈之後

一湖州趙竹生兩次帛書求鴻章籌援問來勇月底糧絕恐不能守鮑軍
尙無東來信息黃昌歧久未見到到亦何能深入湖汊曾秉忠所部廣勇
三四千如何遣散實無辦法俟昌歧面商再定

復曾沅浦方伯

軍書繼午中聞大嶽連克集舍和州裕溪梁山駸駸有投鞭斷江之勢喜
躍驩頌表揚威福於海陬酋長廣衆靡不以手加額而未及以書稱賀迺
奉初六十八日手諭愛注殷肫獎掖周至感愧逾涯何時率得勝之兵下

采石搗金柱關希公果否添派隊伍以厚兵力蕪湖克復金陵賊膽益虛
顧早建大功來救孤危日以詹跂鴻章蒞任後文書官吏填委几榻之前
內患外侮交訖庭戶之外才力拙弱幾不可支嘉定青浦經西兵攻克薛
公派罷卒五千乘間圖太倉遂爲忠逆大股所噬頃蘇杭賊衆二十餘萬
圍嘉青寶山三城西兵同薛部竟將嘉定退出縱橫數十里間逆氛密布
松江危在旦夕滬防戒嚴薛部與徽州張副憲前軍相等大都望風潰走
鴻章不得已調回湘淮各勇湊集五千人扼紮上海西南日內必有大戰
事程學啓來此部勒更嚴肯出死力諸將翕然服從足慰遠屢洋人實肯
幫我惟其性急堅執礮火絕精利而事事須勉就之滬人不放鴻章出江
此間亦無人可替進退維谷日夕危心或北岸能分一將帥來滬而移鴻
章赴鎮或臺旆與多將軍酌分一人至鎮而鴻章往來其間則節節靈通
矣求轉商函丈裁定所需洋槍火藥已商請吳方伯選購不日卽附輪舟

運皖中途乾沒抽釐則不敢保仿詠帥之例爲吾丈辦差可也事丈迭奏大捷無意東來否

五月七日上曾相

初二日奉寄一緘初四日熊營到滬奉初二日手諭敬審上游軍情日有起色可以直搗金陵狗酋爲苗黨生擒尤爲快事忠逆大股由嘉定分趨青浦松江兩城華爾一軍亦分守兩處青浦軍火接濟已斷松郡城外李恒嵩各防節節潰退賊衆布滿城下並蔓延七寶虹橋等處有逼撲上海之勢初三日敵部南橋周浦各營均已調到初六日派程學啓滕嗣武韓正國等進紮虹橋距滬二十五里黎明於中途遇賊千餘程學啓整隊猛撲賊紛紛潰追四五里殺百餘生擒二十餘淹斃亦衆仍收隊紮營滬南各營皆出五成隊前往護紮是晚虹橋七寶之賊全數退去此無意中小勝仗滬人謂官軍向來少有事吾師可知薛公之軍容矣近來太倉嘉

定青浦松江各防潰散兵勇填溢郊市觀十年九十月祁門情狀畧同收
集無益祇有一律遣散惟鴻章所部僅六千餘人尙留潘劉兩營在南匯
存滬止五千餘人前去後空顧彼失此真是孤注之象黃昌歧久不見到
未知何意敢求賜催速行下駛爲盼洋人自嘉定南翔退後卽不出隊或
謂其膽怯或謂接駐京公使密信不令遠剿觀近日迭次 寄諭 朝廷
或偶露不必會剿之意耶何伯與鴻章往復再四均係彼來先施我相機
商允雖事至急決不肯求救於彼甘受外國人調度也衆論上海城北彼
必力保故鴻章專力經營西南藉分松江賊勢華爾苦守松青總是衆中
矯矯雖至今不薙髮並未至敵處一謁與外國人何暇爭此小過節耶何
伯允往救之去而復返不知其命意所在曾乘忠李恒嵩皆在松江南門
或能共保一線糧路則松郡不至遽失忠黨憂脅雖衆打仗卻不甚悍無
如薛部見賊卽潰鴻章從軍閱人頗多如是亦罕矣可爲腐心切齒如有

賊退之一日已潰各軍當全汰去惟敵部太單須由上游選募來往半年
既恐誤期亦費財力昨屬吳曉帆提銀二萬兩專備另行招募之用渠漠
不加緊我軍五月餉亦未得放滙事虧累至此一片模糊非速得接手之
人從頭整理竟無救著薛公今早見過密示昨奉 寄諭恭錄呈請祕存
勿以示人當此外憂內侮交訌之際竊謂萬不可遽有更動卽日先附片
覆陳請俟忠賊退去替手得人再行嚴究吳俞閔金其根株乃在徽席一
動則必俱動似未可苛求枝節俾存意見師意以爲何如黃鶴汀何時來
皖堪勝任否筠公卽奉 俞旨不過多一正人未便以繁劇相加然能早
來鴻章亦添帮手鈞意如有許可之人分惠一二尤所頂祝魏蔭庭力勸
調閻煒來此辦釐鴻章去皖時曾向箴軒雪公商及未蒙允准求師主持
喬鶴儕丈來書云鴻章抵鎮時願交卸鹽篆隨營襄助形甫年丈昨來滬
謂鶴君好文學不喜治事且有脾氣俟出江後就近察酌或請筠公權礙

政籌通長江運路而令鶴公隨營可乎滬道手段實難其人求師籌示形
丈患主客之交未可獨開生面擬俟覓得輪舟駛往粵省與當道熟商就
該省釐金中或分或合再行定奪試辦之初恐仍於大餉無益其行稟蕭
然擬代師致送千金法提督卜公殉節鴻章與薛公往送其喪外國眼孔
大卽厚賻亦看不起俟得 旨再酌辦南匯降卒初二三四等日金山衛
援賊與川沙踞賊回撲竟能力守初五辰刻川沙賊全遁匯城之衆遂欲
與潘劉乘勝肅清浦東已據情入告矣三舍弟已帶馬及勇至仙女廟望
前可抵滬來信云午丈病將不起心境甚苦匆匆手報書至此探回今日
我軍出三成隊追賊至泗涇獲勝而同賊不甚悍鴻章令各將堅忍圖之
五月十一日上曾相

初七日肅緘計已達覽頃據華爾并松江賈守稟報已於初十早解圍青
浦亦有擊退之說洋槍隊與洋人大礮固有明效賊衆由西南而北距虹

橋法華各營皆數里程韓滕各營濠壘籬柵均極完固屯積糧藥可支半月渠等尙欲伺間出擊法華爲上海西面屏蔽况文榜尙能鎮定守營設有警信鴻章可調隊助剿聞上游水陸已進搗金陵東壩忠黨必撤回援應如金陵得手似宜分出一軍橫截江浙腹地往來之路湖州竟於初三日被陷趙竹生先一日自盡可敬可痛覆奏片稿又請調委員片稿未便發房致有洩漏謹鈔呈密鑒馮敬翁屢爲言滬上捐稅須加整飭其情形甚熟又肯俯就故首舉以收士望

五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十六日奉上一緘計已呈覽十九日鴻章親率滬營五成隊赴虹橋帶同程韓滕各將由七堡往泗涇進攻行十餘里過小渡船地方港汊橋梁節節險阻大隊未便前進飭程學啓帶洋槍隊百人誘賊出巢該逆堅拒不動大雨如注旋即撤回兩止賊千餘尾追相送復整隊擊回二十一日僞

忠王調著名悍賊偽聽王陳炳文及納王郅姓衆五六萬傾巢而來直撲虹橋營盤由南而北自西而東四面圍裹以洋槍礮猛力死撲知開字營頭敵勁悍將該營外濠用土草填滿拔去梅花椿冲突直入程將以槍礮回拒隨死隨拖隨進自辰至申如是者七八次又圍親兵林字奇字各營如是者三四次鴻章接信後兩次專弁密函約令內外夾擊俱爲逆阻不能達鴻章思到滬兩月未曾痛打一仗恐爲外人所輕若前營被踏或被賊營中阻則全局卽壞乘其疲乏及紮營未定之際奮迅進剿機不可失遂於是日未刻親督春樹慶熊垣各營六成隊分路進援張遇春首先冲鋒賊衆初猶抵拒排礮一轟紛紛鳥獸散陳飛熊等乘勢繼進追至營邊程韓各營大隊齊出夾剿殺死擠跌落水死者實有一千餘人生擒二百餘名洋槍擡礮旗幟馬匹奪獲以數千計鴻章與程參將握晤見該營弁勇被槍礮子重傷八十餘人陣亡十人各營亦多受傷程滕二將各

受槍子傷幸不甚重當卽同帶隊伍追過七堡天已昏黑訛生擒賊供圖營猛撲之賊傷亡實有千餘內外夾擊又傷斃千餘據稱偽聽王陣歿納王負傷而遁各頭目死者更多此極痛快之事爲上海數年軍務一吐氣也今日探稱泗涇松江附近各踞賊全數遁去有此勝仗我軍可以自立洋人可以懾威吾師可稍放心鴻章亦敢於學戰惟屬各將勿自驕滿仍須步步謹慎昨奉五月初一日 批回 寄諭望鴻章速移鎮江亟須遵照惟滬松各防須托何人統轄求師籌示川南收復後又復奉賢柘林兩城潘劉與降衆四千分守現擬爲潘劉添招淮勇三四營渠等祇能專統浦東各防浦西責任較重未能兼顧將若之何昌歧尙未到令人急煞六月三日上曾相

二十二日馳報一絨計已達覽二十九日奉十九日手諭敬承一一滬事轉危爲安果不出函丈所料現在松滬附近肅清青嘉兩城守賊無多忠

逆大股已赴援金陵三兩月內滬可無事鴻章及是閒暇清理餉事簡校軍實昌歧軍門尙未到滬昨派弁往接俟其來時面商如肯接辦滬松防務鴻章卽料理出江移駐京口如昌歧不允則仍未敢遽離前敵各將聞中旨催移鎮江涕泣願從恐鴻章一動此間軍心又不穩固前二十七日密陳一片句句皆係老實話中外相隔太遠吾師上游軍情煩冗鴻章祇有賀說免致朝廷疑有他意至鎮江難處第一馮軍餉無可籌江北完善地方入款全被吳仲僊包攬供給都帥而都公亦居之不疑一江之隔餓飽懸殊何足服人鴻章若強分與馮叢怨更大若自滬加撥滬力萬不能增將若之何洋兵自嘉青退出畏縮太甚薛公已密復總理衙門鴻章亦止有直說俾可參證當五月二十一軍情危急時鴻章躍馬獨出不作生還之想而洋人擁兵數千坐守洋涇濱令人莫測其意指幸而我軍戰勝洋人悅服若我軍戰挫無處立足矣彼未出一兵助剿我則何從讓

功最可恨者吳方伯供億西兵月累數萬自春徂夏會防局用五六萬道署則十數萬將來如何報銷滙餉入款每月三十萬內外兵勇口糧月支不及二十萬會防經費去什之二扣還私挪去什之四鴻章迭次商勸執迷不醒日來批牘不得不核實計較洋人兵差仍照舊籌辦但要一篇明白帳當不至因此失洋人之歡嘉定退兵疏稿毫無捏飾西兵因我軍不能禦敵譏侮百端果能戰守則亦相安無事吾師可勿懸慮爲仙鶴汀能于六月底來滙藉可商辦滙事遲則鴻章未能久待前事亟須覆奏也張仲遠在此吵鬧欺陵冒昧列尊銜暫留關稅如不奉 准徐爲籌還薛公截用代征稅近百萬未經奏咨鴻章則不敢也

再正封緘間奉到五月二十日 批摺 寄諭一道謹錄呈覽嘉青之退早漱 聖聽又奉二十一日 寄諭一道飭緩赴鎮仍商請臺端裁示多公已奉督辦秦軍之 詔不克由九洲洲會攻金陵關係極大李世忠吳

全美輩無裨毫末都袁諸帥乃盛稱之眩惑 朝論是非何由而明沅丈
獨立無助誠可危慮惟營壘堅固賊雖多而不甚悍水師爲糧路根本有
此三者必可持久以待鮑軍之得手也王將守蕪湖最中要害但恐援賊
太衆專走空虛由東壩太平橫入截斷沅氣脈耳李秀成狡謀恇怯其
用兵較狗逆稍穩然膽氣不足所擄脅大半蘇浙江西人似不耐戰鮑公
果痛擊之必大得手南匯降酋吳建瀛劉玉林皆謂忠逆部下謀多於戰
也潘劉兩營進守奉賢劉玉林守柘林二十八日以千人夜劫金山衛賊
營擒斬極夥吳建瀛守南匯簡汰部衆編成六營中多皖北人當可得力
殷譜經詹事所糾滙吏巨案須辣手爲之摘發鴻章左右竟無其人遲則
樞信到矣

復曾沅浦方伯

五月十三日奉四月二十七日手書二十三日奉五月初十夜手書風利

不泊之狀歷歷如繪將軍神勇天授欽慰曷已自四月杪太倉失利西兵
退出嘉定忠逆二十萬衆留集滬松之交諸軍望風而潰鴻章幾有岌岌
難支之勢幸浦東各廳縣剿撫兼施以次收復局勢較展程學啓滕嗣武
韓正國張遇春諸將齊心奮剿二十一日該營猝被聽王陳炳文納王邵
姓兩大股四面圍攻軍士苦戰用子藥至數千觔受傷至百餘人程將言
不減四眼狗之撲安慶後濠也鴻章率滬營六成隊前往援剿內外夾擊
賊大創而走中外官民作壁上觀者皆謂數年無此捷其實楚軍在上游
亦見慣矣松滬附近各處賊壘窮日夜遁去可知忠黨無能爲役聞蘇湖
杭嘉賊盡調金陵然俱欲前且卻畏曾軍視他軍更加十倍中道散亡者
不知凡幾吾丈乘其疲薊而痛擊之可一戰而北也二十七日密附一片
冀從旁聳天聽或收回多帥一軍助吾丈平江南鄙人實蒙其福旋得
吾師片稿亦以金陵單薄爲言可云沆瀣一氣李世忠吳全美輩亦猶張

得勝之助廬州何加于多公毫末哉如滬事有託敝部可全調往鎮鴻章當簡精銳萬人爲公前驅但揆諸時地未必如顧昌歧已抵三江營尙未到滬曾秉忠所部船勇均難收拾去腐生新須數月矣忠黨自金陵敗回秋冬之間或來照顧忠賊膽怯踞蘇未動欲請洪逆移蘇志趣可知然詭譎多謀丈必有以制之洋槍銅火計已收到如再需用仍當辦差事丈紮營何處念念郭松林來滬正值緊急之際鴻章稔知其打仗奮勇因調滬中舊營令其選練五百人求公賞借勿苛責之鴻章當時時箴砭其過

六月九日上曾相

初三日肅上一緘計已達覽昌歧軍門帶淮揚新左新右兩營並親兵營於初八日到滬而留賴榮光陳東友兩營駐浦口歐陽利見蔡東祥成俞卿張光泰四營駐三江營昌歧堅辭不願接提督篆蓋恐鴻章以滬松軍務委之而去渠欲與鴻章合辦一路不欲相離自是兩全之策然鎮江之

行鴻章既不可緩昌歧若再出江滬更無主若昌歧獨留松滬文武水陸未見皆謹受教令諒吾師所洞鑒鎮滬相去八百里大海風濤多阻兵事固難遁制餉運亦易梗滯鴻章到鎮實有不能兼顧之勢南北臺餉章錯亂江北吏治釐政情窳敗壞馮軍及大江水師皆須逐漸收拾鴻章不往鎮往鎮則須久駐徐爲經畫先清內亂固本源而後可以辦賊若忽來忽往兩邊無益此鴻章籌思至再不克自定主見敬求我師指示薛公洋務竟已辭脫吾師儘可自任如下遊交涉事件鴻章代爲傳述請 命而行否則卽令洋酋赴皖商定薛公駐滬多年與洋人蹤跡甚疏事事講究體制面雖曲從敷衍其意向以尊 朝廷爲本吾師威望爲西人所懾調劑於剛柔之間尙能爲 國家增重總理衙門似趨柔和須外有重臣陰持其柄也英提督何伯前晚過鴻章營中問臺旃現駐何處問鴻章水陸紮營情形並無一語刁難鴻章詢其有無調兵進剿之事據稱八月後該國

有兵萬餘來滬仍要打嘉青再圖固守無調印度兵之說洋情詭秘究不知其底細也曾秉忠處求師飛札調皖鴻章再促其行昌歧方好下手

六月十四日上曾相

初九日奉寄一緘計已呈覽日來傳聞金陵消息不定正深疑慮昨奉初六手示並沅丈二十八日來書至以爲慰洋人自虹橋捷後市面新聞紙津津樂道洋兵與弁勇敬讓加禮何提督前來敝營詞意和順然窺其中若不足者嘉青之退不免羞悲故云須八月後調兵恢復纔能回國亦可覘其隱微矣近日漢口英領事踉蹌回滬據吳曉帆云與礮船爭毆生衅又因買地爲鄭道蘭強索多金大拂洋情該領事請何伯帶兵船赴漢又將赴京控訴公使大約滬道失之過弱漢道失之過剛吾師能一言於官殿以解此紛否從前都城淀園之辱朝廷不得已而含忍楚雖富強苟衅端既開彌縫非易聖人所謂忿思難也江西毀天主堂一案亦恐同時

舉發幼丹有防備之意否鴻章因寄諭秋間調印度兵之說頗有關繫
敢據所聞先附一片其他各節伏希尊處核奪覆奏十三日片稿兩件謹
錄呈覽各勇伴獲小勝微有驕氣已時加儆戒鈞諭謙抑二字先從自家
身心做起鴻章謹佩之不敢忘惟各營官尙未能全體斯意現在滬添練
六營營頭漸多除鴻章外無能統領之者又不肯互相統轄營中素習如
此如秋後不往鎮江則七月後須進剿青浦與昌歧水軍相依輔鴻章或
當自督前去如須赴鎮留潘劉各營守浦東令華爾守松江劉松巖帶數
營守滬若無大股賊至原可敷衍惟各營與松巖多不浹洽皆欲隨鴻章
西行驟易統將本是難事劉太史秉璋前承師面訂代爲奏調其沉毅
之概如肯習戰事可以一面相託淮勇各營必易聯絡渠來信有散館後
假旋之議未知其志能舍身從軍否或俟奏調到營再行商辦劉生才
識品行爲敵鄉後進之冠加以練習可成大器滬餉出入業與吳方伯三

令五申總不肯報出細帳關稅開銷一時實難清查現派薛守總辦釐局
飭將月款十餘萬全行解局呈候批撥方伯不得過問其關稅終須劃還
漢九仲遠吵鬧不已官相必起而力爭鴻章奏留一節大拂仲遠意謂
庇護關道已絕跡不來雖欲和解而不可矣華爾四千餘人月需餉銀六
萬餘兩每月又還欠帳十一萬卽此兩項稅已無餘况應放雜款尙多耶
釐捐專放松滬水陸各軍不敷甚鉅曾乘忠一軍遣散除欠餉十萬仍須
補貼川資昌歧水師四營堵剿泖澱斷不足用如曾軍撤去留亦無幾似
宜籌兩萬金赴上游添造船隻軍火每百觔須銀十數兩他物稱是故滬
上軍需糜費較皖楚獨重也承示五月十四日密寄證以鴻章所聞大
致不爽常鎮高道倫情本擬卽日參劾紅單水師各將惟吳全美尙能打
仗黃彬貪劣李德麟騷擾皆與馮日坤相等王查雖已退位恒懼籍沒容
再周諮確查以報臺命都帥過於閻弱爲諸將所制江北重地非大濞移

駐整理恐不足以清亂源上游數省又非居中調度難臻穩固將若之何
設甫在滬惟毆打王永義絲行代林福祥草疏二事膾炙人口殷詹事與
王永義姻親故加媒藥馮敬亭潘季玉皆得京信皆殷公挾嫌之意多於
爲公設甫初膺保薦時氣餒少盛尤犯紳忌近則漸自欲抑然吳紳私嫌
小怨動輒疏劾他日士大夫亦將視吳爲畏途矣前單所論是非較允不
無過當之處如查文經二十五萬林福祥求作巡撫李德麟不可多得似
多未確人才隨風氣爲轉移須自上倡率之此義實爲探源鴻章惟整軍
治躬徐求感化耳吳方伯爲華爾告奮勇以大礮炸彈洋船協攻下關水
西門數日即可駛至鴻章不敢徑允請師核奪並詢沅丈何如華爾與我
軍言語不通如令協攻吳方伯欲同去見沅丈商妥再行動手此軍與洋
人何提督等誼同膠漆但食中國口糧素懾吾師威名當受調度如不准
行乞卽移復鴻章俟後如須添兵再調協助原稟意甚明晰不代贅述現

令會同潘劉等營攻金山衛城或可得手

六月二十五日上曾相

十四日肅呈一緘計已入覽是晚登舟同昌歧周歷松江泖澱各湖察看曾乘忠水陸營次聯絡各要口數十里間弁勇吸烟頗多船隻別樣尙不遠至通賊昌歧之船僅可分扼兩三處而蘇嘉青崑各來路竟有汊河數十條處處可通實無總口可以收束岸低無橋若駛入江浙腹地賊必首尾難救將來平吳方略此處定要一支好水師愈多愈妙愈小愈靈敬求吾師籌及二十二日同昌歧回漚脩整渠欲暫留曾軍門以資分布鴻章與曾約定裁去百七十號仍留二百號分守嘉善平湖金山各交界昌歧再調外江兩營共百餘隻分扼蘇州青崑各交界曾乘忠似以爲可其人奮勇無嗜好惟馭下太寬官氣亦重如果我力有餘終當請去耳秋後松江稻熟金陵敗退之賊必由蘇浙分撲泖東西水路正當其衝我力太單

河路太生暫未便除之務盡俟可抽撤稟命而行滬上官紳則皆求曾公速去鴻章與昌歧徧觀遠慮尙待躊躇亦猶大江北岸各師船明知無益然未能自撤屏蔽也儻上游無事楊彭能分一支下駛揚子江再將淮揚全軍調併一處氣力較厚徐爲擴充更可進取金山衛於二十一日收復華爾帶外洋炸彈大礮前去未及施放賊衆遁去擬令潘鼎新守浦東一面專堵浙賊不得不保擢升階藉資鈐制其布置須月餘乃有眉目闢地漸廣後顧多虞日夜危悚華爾又告奮勇打青浦俟其攻克令程學啓三營往守與水師相依吳方伯云華爾願雞髮赴金陵協剿一謁中堂其意頗爲効順洋人火器攻城奪壘及船上開用實爲無敵該軍與洋人是一是二能否允行剿金陵而克長其驕伉似無他患英法國實無深入助剿之議也昨接恭邸二十五初九日兩次來函累數千言備述洋酋會商練中國兵用外國法及布置上海城守各事似皆嘉青退後賊勢方張時議

諭恭邸曲體外間情勢艱難委婉周旋從前何提督等屢以此語商令鴻章派三千人交其訓練始不允又強要之則允一千人法國聞知亦照樣請派各營弁勇皆不願旋與藩臬商調本地練丁三百餘現又添三百恐尙不及千數恭邸來意略同原文太長稍遲錄呈前兩奉 寄諭飭查恭俞閱各員本無條款殷詹事疏尙在此後初以軍情吃緊爲諉此時無可延宕謹變覆奏之名爲先行甄別高君久駐泰州鎮揚關及新設洋稅皆不措理鴻章到任三月無一件公事詳稟洋人亦以不見關道爲言經鴻章嚴批申飭始赴焦山而振作實難滬中十年來發公家財惟吳楊俞三人遠近皆知吳楊旣不可動俞於四月病退未便漏此吞舟以罰款代查抄仿許惇詩王藻之例縱不全繳卽得數萬亦足示懲華婁二令顛預四月底商令同撤因無替人而止鴻章與昌歧在松江城西北門周覽鎮日在該縣境往來七日未曾出城一見鄉民不復知有此官吏治疲敝如此

眞各省所未有念係讀書人無貪惡實蹟姑予休致金鴻保黠而酷專管
貨捐局月入七八萬責任繁重難得替人其才智當隨風氣爲轉移 旨
飭鴻章查辦者藉可交卷亦稍做衆矣吳方伯諒不遷怒鴻章職分所在
既有所見似未可受制於人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一終